

綱鑑總論

二
鳳章書

東漢

王莽卽眞窮凶極逆卯金鼎絕人民改代天下之謳吟思

漢非一日矣文叔自以劉秀當爲天子而興兵白水山陽王書曰高

祖起亭長隣下起白水以捕不道于時盜名字者不可勝數而秀乃除

莽苛政一時攀龍附鳳之輩鱗集麀至莫不研精殫慮被

甲躍馬以共噓死灰於復燃七制論噓高皇之死灰復然之攻邯鄲而王郎授

首命馮異而盆子赤眉歸降擊銅馬而關西投死委吳漢而

江淮悉平斬董憲龐萌遣耿弇而張步躬款征隴西而隗囂穴破

攻巴蜀而公孫述隕首天戈所指乾清坤夷日月所照皆

爲臣妾且其恢廓大度同符高祖手不持珠玉之玩耳不

聽鄭衛之音夢想賢士側席幽人徵任永馮信之輩物色嚴光茅土

卓茂閉玉關謝西域視太學投戈講藝息馬論道東都之

業炳炳麟麟揚雄美新篇繼盛於西惜其茹長者家兒之譖

而勳臣爵絕馬援曰但恐長者家兒或在左右從事殊難得調至是讀河圖

會昌之讖而侈志東封帝東巡溺貴人麗華之寵而嫡子遷

位帝易不能不為盛德之累焉耳明帝卽位以萬乘至重

壯者慮輕詔曰夫萬乘至重而壯者慮輕實賴有德左右小子而克遵舊制垂情古典嚴絕

外家不私毫髮聽鍾離意疏而止北宮納東平王蒼諫而

罷校獵禁章疏浮詞而不為諂子嗤可謂從諫不拂改過

不吝者矣是時太和協暘萬幾穆清傳毅士激篇云漢之盛世在乎永平太和協暘萬幾穆清坐

明堂而朝羣后登靈臺而望雲物尊禮二老五更以李躬為三老以桓榮為

五而冠帶雜遼於橋門郁郁然禮縛五帝儀繁二王呂温人文化成篇

東京風物於斯為美而詔羣司極言以示百官匈奴遣子

入學二事又終綱目之所無者故後之言事者莫不先建

武永平之政漢書建武永平之政為東都之首稱大有年之祥信非偶然也獨惜

其自起撞郎歎弘人之雅度而求書天竺釀後世之浮屠

君子不能無憾焉章帝厭明帝苛切事從寬厚納陳寵琴

瑟之喻寬刑也公上林池籞之賦愛民也立白虎觀以議

五經同異之辨尚文也而又孝隆太后友愛諸王不遣就國勸

課農桑平徭簡賦誠足以繼美文景增光前烈史稱長者

誰曰不宜然太子以無故廢初宋貴人生太子慶寶后養梁貴人子肇為子謀陷宋氏乃廢慶立肇梁竦

以無罪死肇立梁氏私相慶后忌之諸寶作飛書陷竦而竇氏驕淫滋甚噫國家欲棄

憲無異孤雛腐鼠顧不思以時收翦而使縱其貫天達地

之惡鄭弘曰竇憲奸惡貫天達地

其為白璧之瑕也不既多乎

廢太子殺梁竦二事所謂白璧微瑕也

和帝幼冲權在竇氏帝獨渙起宸斷殲厥大憝

誅

納諫崇

儒動無大過以陳寵為廷尉而仁恕見矣除民之租稅而

愛民切矣勿受遠國之珍羞而不以滋味為德矣

嶺南獻龍眼荔枝唐

羌曰臣聞上不以滋味為德下不以貢獻為能詔太官勿受獻

迹其所施蓋亦慈儉之君也所可恨

者誅憲之舉謀於鄭眾而句盾令封侯

句盾令鄭眾封鄭鄉侯

以梯十

常侍亡漢之階似乎拒虎而進狼耳殤帝崩在襁褓鄧后

以清河王子祐

帝安

入承大統時帝年已十三而猶把握朝

權不忍釋手故論者以災變迭形皆為女主當陽之故然

太后既崩而山崩地震冰雹日食之災曾不少減

安帝即位以來書災

變者七十日食十有三地震二十有二

可以惕然省矣而乃憎輔遠弼隆恩乳幸

封乳母王聖為野王君
○幸馮石府留飲十日
腐身熏子執柄持權江京李閔皆封列侯
淫戚驕親耿寶宋楊

四子
穹官隆秩黑白混淆天下喧譁楊震疏
帝之多不德如此

欲以弭災靖亂尙可得耶安帝既崩閹后圖擅大權貪立

孩孺立北鄉侯
天牖其衷北鄉尋歿孫程等迎立故太子濟陰

王是為順帝誅閹顯遷太后而權在十九侯
封孫程等十人為列侯
又尊

寵乳母復尋覆轍梁氏子弟榮顯兼加李固對策
公卿類多拱

默至相謂曰白玉不可為容容多後福虞翻疏
此其時政為

何如然葬楊震初楊震被譖自燒死夕陽亭
赦虞詡朝太后卻貢珠起太學

擢周舉以孱弱如帝而善政可紀有如此其亦傭中之佼

佼者歟光武曰所謂鐵中錚錚傭中佼佼者也
冲帝二歲卽位梁后臨朝委任宰

輔李固所言太后多從之
庶幾可望治乎至質帝立而跋扈將軍梁冀雄豺

狼於當道而帝以毒餅殞帝冀欲長保富貴迎立蠡吾帝

意氣洵洵操行不軌禮儀比蕭何封縣比鄧禹甲第比霍

光紆青拖紫朱丹其轂連組磊落一門貴盛漢室外戚之

驕未有若是者帝不顯其罪而戮之而使功出五侯單超左瑄貝瓊

是猶解醒酒病當以酒也由是左回天貝獨坐徐臥虎唐

兩墮超死四侯轉橫天下為之語曰左回天貝獨坐徐臥虎唐兩墮舉動迴山海呼吸變霜露范曄論官官

而權歸奄豎于斯時也天垂異地吐妖襄楷上書國家有三空

之厄陳蕃曰今有三空之厄田野空朝廷空倉庫空正人主焦心毀顏之時迺騁心輿馬

之觀再行老子之祀人主崇道教之始仇讐善類屏隔讜言終身暗

惑未有勝政黃瓊上疏曰陛下即位以來未有勝政噫桓之為桓可勝歎哉諸君

子生于是時不能閉門掃軌含華隱曜晉張協七命論沖漢公子含華隱曜嘉遁龍盤以

高栖其志

魏王粲七釋篇深藏其身高栖其志

而欲仗一質之微力障頽波橫流

之衝一戰不勝公議敗績

源流至論云李膺范滂之徒一戰不勝公議敗績

而大奸伺隙

海內人譽轉激而為黨錮之禍人之云亡其如邦國之殄

瘁何靈帝既立曹節王甫輩扇佞謀奸搖弄國柄陳

蕃竇

武於此不思深算妙慮以除穢鋤豪而語以泄敗

史記云事以密成語以泄

敗一跌不收

宦官殺陳竇

俾羣奄愈以無忌勢如沸灼政如網罟

此何等時也黨賢不察互相標榜乃有三君八佞八顧八

及八厨之稱而禁錮重申爰及五屬億兆悼心愚智同痛

天地板蕩四海離情而帝方鬻獄賣官後宮列肆父母刃

餘奴隸朝士方之於桓抑又甚焉是以雌雞化為雄青蛇

見御座青虹見玉堂黑氣墮溫德而帝略無警悟自此黃

巾滿四方

張角等起謂之黃巾賊

青草延千里

三國史傳小兒歌曰千里草何青青十日上不得生

而漢之

亡決矣靈帝崩而皇子辨立大將軍何進總皇威握兵要

龍驤虎步高下在心於此而掃除穢穢猶鼓洪爐燎毛髮

耳乃紛紛召外兵以為掩目捕雀之計卒之頭顱墮地

宦

殺進天子流離

宦官劫帝出至河上

羞朝廷而為天下笑咎將誰委董卓入

朝敢行廢立劫遷帝室宮廟煙灰於是關東諸侯共以誅

卓為名雖能市曜臍燈而終致九州幅裂公孫瓚舉事於

幽州劉表雄視於荆土孫權虎踞乎江東袁紹稱強乎河

北袁術僭號於壽春劉焉遠據乎巴益曹操遷駕於許都

羣凶覬覦連城帶邑一人尺土帝無獲焉

策魏武九錫文曰羣凶云云

甚至

老瞞得志而挾天子令諸侯弑母后

弑伏

加九錫僭殊禮

以陵轢君父是去一卓而得一卓也劉輕曹重

賦云后戚立權內官分弄四星

斗耀百桷擢棟陽弱陰強劉輕曹重

當塗兇悖

晦菴詩曰東京失其制刑臣弄天綱青青千里草乘時起陸梁當塗輔兇悖炎精遂無光桓桓左將軍仗

鉞西南疆

征輦震於闔宇流血染於泉壤我瞻四方曷其有極

幸而玄德以中山靖王之後憫漢室傾頽乾綱解紐投袂

涿郡以信大義於天下降於呂布歸於曹操借勢於袁紹

為客於劉表分荊州以栖足而英雄無用武之地然百敗

而其志不折左龍也

孔明也

右鳳龐士元

仗鉞西南與北之魏

曹東

之吳

孫

割鼎屹峙以延正統竊怪夫孫權不能仗義

孫權爭荊州龔

殺關羽

而使猊亭之役

先主伐吳

折辱於陸遜之師也白帝託孤

帝入白帝

城託孤於亮

後主繼位孔明以文武之才兼將相之任入不毛而

七擒孟獲忘歲月而六出祁山功蓋三分名成八陣司馬

懿畏之如虎甘受巾幘之遺方圖鞠躬盡力而中營星已

告殞先正云民心去漢孔明扶之而不足誠齋文贈云民心思漢王耶假之而有餘民心

去漢孔明扶之而不足 亶其然乎姜維繼承相之任時勢詢詢九窺中

原壯懷未就憫時者作仇國論以諷之譙周 愚以為伯約

姜維 伐魏之舉雖進寸退尺而志嚴討賊雖敗猶榮惜也

上非奧主下有奸奄黃皓 鄧艾懸崖之寇至江油而禪已面

縛詣敵營矣赤精衰歇杜甫太廟賦 都隨鼎去李庚東都賦 不思蜀土

日樂他邦悲夫悲夫高祖以亭長肇漢光武以白水中興

昭烈以孤窮分鼎而子孫居九州之地身無所安處曹問論

所以然者皆以母后宦戚強臣之故后謂呂后竇后梁后也宦謂十常侍十九侯張讓黃皓也感謂

王莽五侯竇憲梁冀等強臣謂董卓曹操有天下者其思履霜之漸易曰履霜堅冰至 衣袵之戒

易曰襦有衣襦以救炎炎之勢於熒熒之始云
六韜曰熒熒不救炎炎奈何

兩晉

司馬懿之事魏也逞其私智氣作溫涼古文言成否泰氣作溫涼闊視大言

手秉魁柄加以子昭師如狼孫炎如虎染指曹鼎垂涎三世而

國家大政視如私物借其要地以遂逆謀師廢其主芳昭廢其主髦而炎遂

為皇帝焉受魏禪是為晉武帝事捷於百王功烈於三代豈無所以為

之者耶見子寶晉論即位之初奇巧弗愛焚雉頭裘仁儉為心以青麻代絲得作

法于涼之意而南除吳亂國富民殷至有天下無窮人之

諺史斷當三國干戈爛漫之餘而蒼生脫戰爭之苦蓋亦一

小康也然孫皓之座方設帝謂皓曰設此座以待卿久矣而怠荒之氣遂形戢

州郡之干戈去州郡兵而武備單虛陶璜言奉宜約損以示單虛恣羊車之侈樂帝宮

中嘗乘羊車
恣其所之

而二楊用事

楊駿珽
濟用事

親賢出海隅

去齊
王攸

官錢入私室

迹其所為特桓靈之主耳

劉毅方
帝桓靈

當時曠遠之士皆優游竹

林棄禮法如土梗視義理如桎梏

見源流至論稽康阮籍等號竹
林七賢皆崇尚虛無輕蔑禮法

而

風俗日以頽敝其最為失策者雜夷之種茹血飧腥本非

人品

任孝恭
檄魏文

顧乃處以內地而郭欽之疏不行

郭欽有
徙戎論

是種荆

棘于良田養虺蛇於室內也

綱目

故日食三朝

七年八年九年
正月朔皆日食

天

垂大異災變狎至史不絕書開創大業而未得遠猷識者

已窺其僅及身而不可久矣

何曾曰主上開創大業未嘗聞經國
遠猷非貽厥孫謀之道及身而已

惠帝

孱弱嗣位南風烈烈

賈充女名南風洛中謠
曰南風烈烈吹黃沙

悍牝晨鳴

弒楊太后
殺太子遹

以

致毒流縉紳

殺太宰亮
太保瑾等

濁汚宸極

后淫虐口甚
私于程璜等

而金墉正法

趙王
倫殺

后金墉城帝位傾移

倫自稱帝
遷帝金墉

八王樹兵

倫罔顧穎
乂越等

自相魚肉

祖逖曰晉室
之亂宗室爭

權自相
魚肉

古曰惡婦破家

易緯
古語

又曰哲婦傾城

詩於斯驗之帝于

此時東則東西則西若一木偶人

見發明又奉帝討張方越奉帝征
穎張方遷帝長安越奉帝東還

而皇后

羊氏

太子

覃

之屢遭廢立亦不能庇之焉司馬家兒

誠亡國之暗夫也

後劉曜立羊后曰我何如司馬家兒曰陛
下開基之聖主彼亡國之暗夫何可並言

以若人而

繼此座

初衛瓘曰
此座可惜

不亦慙玄冕而愧朱紱乎

曹植曰上慙玄
冕俯愧朱紱

食餅

身斃

越煬
帝

太帝

懷

嗣位聽政

考經庶幾復見武帝之世

帝聽政
攻經籍

傳宣曰今日復
見武帝之世

而五胡

劉淵石
勒等

乘之星羅碁布割裂土宇西北劉

聰寇我洛陽囚執天子

漢劉聰
執懷帝

愍帝守虛名於奔播之後

千寶

曰愍帝奔播之
後徒守虛位

事多草創鯨鯢未掃梓宮未迎

詔曰今當掃除
鯨鯢奉迎梓宮

而長

安戎馬聲嘶已繼懷帝而行酒狄庭矣

劉聰使帝
青衣行酒

臙流穢漲

神州陸沈

後桓温曰神州
陸沈百年丘墟

荆棘銅駝

初索靖指洛陽銅駝歎
曰會見汝在荆棘中耳

江河頓異

周顛曰風景不殊
舉目有河山之異

七帝之數已終

魏明帝時張掖郡寶石負
圖有石馬七及犧牛之象

吁悲夫琅

琊以牛吏之子

初恭王妃通小
吏牛金而生睿

受懷帝之命以屏建業適承帝

乏進位晉王是謂東晉

元帝幸而劉大運

魏

刁玄亮

協

等老成

未謝也顧彥先

榮

賀彥先

循

等人望咸趨也

王導曰顧榮賀
循此人之望

則

所以生縛劉粲

聰太

以贖天子

趙固郭然侵漢河東揚言
要當生縛劉粲以贖天子

而滌碧嵩

清洛之垢者

晉都洛陽
襟嵩帶洛

實於帝是賴惜其化龍之後

童謠云五馬
浮渡江一馬

化爲

宴安江沱

後劉韜曰四海板蕩宗社爲墟諸
君宴安江沱將何以尊主庇民乎

王與馬共天下

王敦子
弟布列

顯要時人語曰
王與馬共天下

以致賊臣逆子

王敦反導曰賊臣逆子何
代無之不意近出臣族

抗旌犯順

王彬
數敦

曰兄抗旌犯
順圖爲不軌

而又忼曰漱歲

國語怗愉
也漱遲也

不聞勤王雖有運甓之士

行陶侃擊楫之士雅

祖逖渡江擊
楫誓清中原

寄命之茂宏

帝謂王導曰茂宏方
寄卿以百里之命

枕

戈之越石

劉琨曰吾枕戈
待旦志梟逆虜

絕裾之太真

温嶠至建康其母
止之嶠絕裾而去

高名之若

思伯仁呂猗謂王敦曰戴淵周顛皆有高名相與戮力王室投軀帝庭而沒齒不

能歸侵疆之咫尺豈非明斷不足之故歟史稱元帝恭儉有餘明斷不足明帝

奮發剛斷躬軫大憝可謂明主見賀善贊以帝親征破王敦也而得位日短誠

可惜焉成帝之立主幼年六歲時艱創業尚淺而元舅亮年少

當國阮孚曰亮年少德信未孚亂將作矣激成蘇峻狼子野心之變亮召峻為大司農峻遂反橫

挑疆賊召讐稔禍憂及國母庾太后以憂崩兵纏紫極峻兵犯闕雖闔門

投竄山海亮泥首謝罪欲闔門投竄山海而亮罪未可償也乃不能投閑置散

正憲明刑復使之遙據上流時擁強兵致人恐元規塵之污王導遇西

北風起舉扇自蔽曰元規塵汚人何以使幸災好逞者知所檢耶康帝享國不

永穆帝襁褓登基殷浩負管葛之浮譽而居中殷浩時人擬之管葛桓

溫握方方召叔召公之重任而居外陳翼曰溫宜委以方召之任迨至哀帝帝奕

之時而政由溫手鬣參軍超短主簿王能令喜怒而廢東

海奕立會稽簡文帝易若折枝見發六十之叟舉動如此苻堅聞溫廢立曰六

十之叟舉動如此將何以聞于四海乎不亦遺臭萬年乎溫嘗自言男子不能流芳百世亦當遺臭萬年簡文惠

帝之流雖清談差勝謝安以為惠帝之流特清談差勝耳無可稱者孝武昌明之

立也苻堅以投鞭斷流之衆堅謀伐晉日投鞭于江足斷其流霧湧川騰星流

電發南寇淮淝勢若疾風之掃秋葉晉曰吾擊晉猶疾風掃秋葉京都阡危

人情惟擾憂根本者有左衽之慮矣桓沖以根本為憂遣騎入援安欲之沖歎曰吾其左衽矣幸

有安石謝公謝安字安石處分已定小兒輩遂以破賊安得立捷書徐曰小兒輩遂以

破晉無亡矢遺鏃之費而三十年阿堅敗在江湖初有童謠曰阿堅牽連

三十年後欲敗時當在江湖邊向非草木人形風鶴王師秦見八公山草木聞風聲鶴唳皆以為晉兵則司

馬昌明為苻氏之尚書僕射未可知也堅初下詔曰其以司馬昌明為尚書左僕射起兵入